

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

繆鳳林

評傅斯年君東北史綱卷首

繆鳳林

東北史綱一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行。共分五卷。現已出版者。僅第一卷一冊。撰述者傅斯年。標目古代之東北。卽自最初期至隋前之東北史也。自篇首引語外。書凡五章。
(一) 渤海岸及其聯屬內地上文化之黎明。
(二) 燕秦漢與東北。
(三) 兩漢魏晉之東北郡縣。
(四) 兩漢魏晉之東北屬部。
(五) 漢晉間東北之大事。全書一三七頁。直錄史文者約四十餘頁。又三章中「漢至隋東北諸郡縣沿革表」四十五頁。爲余遜君撰。而書之首末。列編輯撰述者若干人。獨無余君名。本文所詳以傅君著述部分爲主。蓋余君之表。雖間有疏漏。(如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見晉志。北周郡縣見隋志。表皆缺。餘亦間有誤處。以非傅君著。不詳論)遠不及傅君部分之多。傅君所著。雖僅寥寥數十頁。其缺漏紕謬。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紀錄也。

傅君謂「商之興也。自東北來。」湯之先祖。已據東北爲大國。此說見吾所著民族與中國古代史。^{二四}今「民族與中國古代史」尙未出版。吾人不欲於此大胆的假定。多所論列。惟本書謂「中國內部移出之記載。最早者有箕子之建東封。」^{〇一}故於第一章中論朝鮮與



箕子之故事。歷引尙書大傳、史記宋世家、漢書地理志之說。而於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由東北至中國及小司馬索隱所引舊傳殷湯封孤竹君事。絕口不道。

呂氏春秋、應篇「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偃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爲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

史記伯夷列傳「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遂餓死於首陽山。」索隱「其傳蓋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按今本韓詩外傳無此文。蓋小司馬誤傳外傳。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倍。叔齊名智字公達。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

爾雅釋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孤竹卽孤竹。漢書地理志遼西郡令支縣下。班固注曰「有孤竹城」。顏注引應劭曰「古伯夷國。今孤竹城」。其地約在今遷安縣。西雖在今長城之內。在古則屬遼西範圍。索隱又引應劭云「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胎或作台。據路史「古音如怡。小子」可證。史記殷本紀「殷之同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目夷氏」。則墨台或卽殷同姓目夷氏。故其後嗣聊食周粟。賦傳君謂殷商與東北有關係。又認周初箕子之往東北爲實事。則殷湯之封國遼西與殷末東北中國間有通道夷齊自遼西而至中國皆爲可。

東北爲實事。則殷湯之封國遼西與殷末東北中國間有通道夷齊自遼西而至中國皆爲可。

有之事。藉謂其事出於呂覽及漢人之傳說。則箕子之往朝鮮。傳君所引以證成其說者。亦不出漢人之尙書大傳與史漢。其爲漢人之傳說均也。况史記列伯夷於傳首。而箕子與朝鮮之關係。則偉宋世家中附著一語。朝鮮列傳且不著一字。由史公觀之。箕子之往朝鮮。或尙不及夷齊。由孤竹東來之確實乎。

箕子之名始見於易。漢師有以非人名解者、茲不取

易「明夷利艱貞。」彖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彖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而箕子之化朝鮮其事。至漢書始詳。蓋自漢武夷朝鮮爲郡。縣朝鮮古史傳說遂入中國也。今平壤西北之箕子陵。則爲宋徽宗時高麗肅宗所作。見鄭麟趾高麗史六十三。此傳說或實有其事。或爲後世漢族王朝鮮者所假託。（魏晉時漢族至日本者亦多自稱秦皇漢帝之後裔。）今雖不可攷。然箕氏朝鮮以箕子爲初祖。箕子爲易傳中人物。而秦時朝鮮王名否否。爲易經卦名。否子名準。易繫傳亦有「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之言。衛氏朝鮮都王險。爲漢世樂浪郡之治所。而名義亦取諸易彖傳「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後世高麗時代備女眞倭寇、於東北界設鎭曰公險、亦本此文乃至漢代分置郡縣。其名義亦多本於易如

「臨屯」爲易二卦名。

「含資」本上彖傳「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遂成」本易繫辭傳「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屯有」易有屯卦及大有卦。

「昭明」本易下彖傳「明出地上，君子以自昭明德。」

觀「真番」「臨屯」漢郡名「高句驪」「朝鮮」「沮水」漢縣名諸名其成立皆在箕氏朝鮮時而漢

取以名郡縣地理志所載漢代新定郡縣之名亦未聞取義於易傳則「含資」「遂成」「屯

有」「昭明」諸稱或亦箕氏朝鮮時所本有先秦時代中國文化在朝鮮之影響確實可據如

是。非若箕子封朝鮮之僅爲漢人傳說也。然傳君則概未論列焉。傳君又謂「中國對四裔部

落每多賤詞。獨於東夷稱之曰仁。」而引說文「凡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之文。又附加按語

曰「按凡當爲夷之奇字。」頁一考說文人（凡）爲籀文，象臂脛之形，或象人之立，凡（凡）爲

古文奇字，象股脚詰詘，或象人之行，至人之義見於人部者曰天地之性最貴者也，見於大部

者曰大象人形。天大地大人亦大焉。段注以「人」「大」二字解釋人義已足。故於凡下「仁人

也。三字斥爲俗本，妄添其說，甚。是今卽謂俗本可從。然「儿」字與「夷」字何關？雖金文中「夷」字多作「尸」字。如曾伯鸛簋、克盨、淮夷、子伯盤「尸」亦爲橫陳之人。此蓋「尸」爲「夷」。古音相通，則然者「儿」則惟象人之下部。（說文引孔子曰：「儿在下，故詰誅。」）音亦與「夷」絕不類。傳君憑空謂「儿」爲「夷」之奇字，真令人有仰天而談之感。抑「中國對四裔部落每多賤詞，獨於東夷稱之曰「仁」，曰「人」，明其與中國不殊，說文中實有明證。

說文「羊」部：「羌，西戎，羊種也。從羊，儿。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此六種也。西南獍人焦僂從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唯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

又大部：「夷，東方之人也。從大，從弓。」段注：「大象人形，而夷篆從大，則與夏不殊。『夏者，中國之人也。』從弓者，肅慎氏貢楛矢石砮之類也。」

然傳君則不知引以證成其說，惟引毫不相干之「儿」字，又據俗本且妄謂「儿」爲「夷」之奇字焉。戰國時遼東與朝鮮之一部屬燕，本書第二章備述之。然燕國何以能擴張勢力至遼東，更由遼東而及於朝鮮半島，其中關鍵何在？則秦開之破東胡是也。

史記匈奴列傳：「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

爲質於胡，胡其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東胡種族所在，史雖不言其何地。據匈奴列傳：「東胡王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冒頓東襲擊東胡」之文，知東胡在匈奴之東，自爲冒頓所滅。其餘類猶保烏桓山、鮮卑山爲後日之烏桓、鮮卑部落。（地當後世之東部內外蒙古）當其強大，其勢力必由今熱河而至遼寧。秦開之襲破走東胡，以秦舞陽爲開孫，推之大約在燕昭王世。據呂祖謙大事記黃式三周季編略，皆繫此事於魏王十五年，與趙武靈王破林胡樓煩同年，時爲燕昭王十二年。然觀匈奴列傳，其後燕有質將秦開，云云，必在此年後也。昭王立三十三年卒，下距荆軻刺秦王凡五十二年，開必在昭王世也。時當燕之全盛，東胡既卻走千餘里，燕遂占有造陽（今獨石口）至襄平（今遼陽）之地，起長城以爲界，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開復率其勁旅，長驅東進，越鴨綠江而服屬朝鮮半島之一部。魏略所稱「箕子之後，朝鮮侯自稱爲王，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番汗爲界，朝鮮遂弱。」與史記朝鮮列傳所載「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卽其事也。其後秦之長城及東北諸郡大抵因燕之舊，然使秦開不先襲破東胡，決不能占地至遼東，起長城置郡於其間，更不能攻朝鮮之西方，取地二千餘里也。本書第二章歷引史記、漢書、魏略等關於燕秦與東北關係之史

料乃獨不引匈奴傳。其結論雖兩引匈奴傳。謂

「綜合以上之史料可說明燕時遼東及朝鮮之一部皆屬燕。其建置之可考者有遼東郡。見史記匈奴傳秦代之東北境有遼

東郡遼西郡漁陽郡右北平郡皆燕時所置。見匈奴傳

徵論其上文所引之史料並無匈奴傳。「綜合以上」云云自語相違。而秦開之破走東胡及其與燕國拓境東北之關係仍置而不論。蓋傳君以東胡爲夫餘句驪之統治族以秦開之破東胡爲東胡向東遷移東至夫餘句驪而臣服其部落之關鍵而非燕國擴張勢力至東北之關鍵故於第二章不引匈奴傳此文不提秦開一字反於第四章論東北部落種族時引此文而詳釋之。

東北史綱「漢魏晉時東北諸部之族別三曰夫餘句驪統治族此族與中國古代民族有密切之關係然則將自中國而往乎。細玩魏志文義當知其信然。魏志夫餘傳云「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曰亡人而不曰自何處亡則應是自中國亡者方可省此以成此文句下文果云「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環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所謂玉璧珪環正是中國之文物所謂耆老言先代之所賜漢之先代正是周秦此明明言自中國之邊境出亡而往夫餘其結語云「自謂亡人抑有似」者中國史家固承認其傳說矣此明明記載於後漢書魏志之義後人忽而不察者蓋因後書等記其神語皆云北夷索離國王子東明逃亡南渡掩淪水至夫餘而王之故後人皆以夫餘王室自北而來然此神語同

樣見於高句麗及百濟部族中。歷世傳襲，不因遷地而變，誠不可以地理求之。然則夫餘統治者果於何時自中國邊境亡而往夫餘乎？循周秦之史跡，此一事件不在燕趙拓土之年，即當冒頓東并之日。史記匈奴傳云：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殺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以時代及地望求之，此其東胡向東北亡之時矣。傳又云：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之。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此又東胡滅國之時也。東胡在周末爲強族，內容甚複雜，所謂林胡樓煩山戎者，亦不知其是匈奴別部，或是東胡。但知其與中國閭閻不少耳。東胡裔有烏桓、鮮卑，然皆非近於中國者。其近於中國之東胡部，不容於滅後盡失其蹤跡。秦時中國統一於南，匈奴統一於北，東胡山戎等之遷移，必東其方向。東方土著之貊，是城郭之族，農業之民，兵力當不及東胡山戎等。則東胡或山戎林胡樓煩之倫，以亡人而臣服其部落，正其當然之事。然則夫餘句驪之統治階級，東部胡類之遺，而陰山之放族也。」

尋魏志、魏略、後書、魏書，記載夫餘、高句驪之文頗有同異。魏志首言夫餘地望、政俗及出產。次述禮俗、歷史。及其與中國之關係。中夾「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一語。「國」即夫餘。「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即夫餘之耆老自說夫餘族非夫餘之土著。乃係他處逃亡而來之人。末乃證明其地本濊貊之地。曰「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何種云也。」蓋夫餘族所王之地，本爲濊貊之地。其證有二。國有

故城名濊城。一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二也。故曰「蓋本濊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其曰「自謂亡人。抑有似也。」夫餘所王之地。既本濊貊之地。則夫餘耆老。自說古之亡人。自可信也。至「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云云。接上文「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後漢書「常」上有「漢初」二字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之後。亦言夫餘與中國之關係。今與「漢」對舉。或指魏時。或指壽。修。史時。「先代」與「今」對舉。則指漢時。以史載夫餘與中國之關係。自漢始也。然魏志雖言夫餘所王。本爲濊貊之地。而此夫餘亡人。自何處逃亡而來。則置而不論。魚豢魏略則取舊志之說。謂慕容離王者。侍婢所生之東明。渡水都王。夫餘之地。與論衡吉驗篇略同。裴松之注。魏志引之。次於夫餘傳末。「自謂亡人。抑有似也。」之下。范蔚宗亦信此舊文之說。爲真。故後書夫餘國傳略述地望後。卽曰「本濊地也。」下文直接東明王。夫餘之事。凡魏志所敘。自謂亡人。一與證明本爲濊地之說。概從刪削。蓋承祚僅信夫餘所王。本爲濊地。史文側重證明此點。而舊志東明王。夫餘之說。承祚意不信之。故僅明其「自謂亡人」而止。蔚宗則兩信之。故後書史文與魏志大異也。至高句驪族。魏志僅曰「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後書則曰「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皆無自夫餘

王子逃亡而來之說。至魏收魏書始言高句驪先祖自夫餘。王子逃亡而來。今傳東史自好大王碑以下。皆然。舊志所傳夫餘始祖之神話。遂變爲高句驪始祖之神話。尋魏書「高句驪者出自夫餘。自言先祖朱蒙」云云。則高句驪始祖之假託夫餘始祖。事在魏晉以後。意者東夷盛傳舊志夫餘之神話。高句驪舊傳爲夫餘別種。遂竊取此神話。神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增民族之光榮歟。至百濟則相傳立國始於夫餘。王東明之後。仇台與夫餘同出一源。故諸史百濟傳所述夫餘。王東明之神話。卽論衡魏略後書之神話。與高句驪之自言先祖朱蒙云云。又不同也。諸史之異同可考者如是。惜傳君讀之全不得其解。又好爲曲說。其所言遂無一語不謬。如曰「夫餘句驪統治族」云云。曰舊史四夷傳或舉種族。或稱國號。或舉地名。苟無專屬之名。則三者往往通用。漢時王夫餘（惟本爲濊地）者。夫餘族也。王高句驪者。高句驪族也。不得別稱之爲夫餘。句驪之統治族也。如曰「魏志曰亡人而不曰自何處亡。則應是自中國亡者。方可省此以成此文句」云云。曰舊志雖有夫餘自濠離逃亡而來之說。爲魏志所不取。承祚亦不知其自何處亡來。故僅曰亡人而不曰自何處亡。誠知其自中國亡者。則當如魏略後書言其自某處亡來。不當曰亡人也。如曰「耆老言先代之所賜。漢之先代。正是周秦。此明明言自中國之邊境出亡而往夫餘。其結語云。自謂亡人。抑有似者。中國史家固承認其傳說矣」云

云曰先代者對上文「今」字而言乃魏晉之先代非漢之先代亦非是周秦以史載夫餘與中國之關係自漢始也玉璧珪瓚之賜與玉匣之賜同此明明言夫餘有漢賜之玉璧珪瓚不謂其民族自中國之邊境出亡而往也中國史家固承認此傳說然僅承認夫餘耆老自謂亡人之傳說不承認其自中國出亡而往夫餘耆老亦無自中國出亡而往之傳說也如曰「此明明記載於後漢書魏志之義後人忽而不察者」云云曰魏志止記其爲亡人後漢書則記其自索離亡來皆無自「中國邊境出亡而往」之義史文甚明後人自傳君外亦無忽而不察也如曰「後書等記其神話然此神話同樣見於高句麗及百濟部族中」云云曰論衡魏略及後書所載之神話僅夫餘有之高句麗無有也高句麗有此神話事在魏晉以後時句麗爲東夷第一強國以東夷盛傳夫餘始祖之神話而句麗舊傳爲夫餘別種遂竊取夫餘之神話以神其始祖所自出也至百濟有此神話因百濟之先出於夫餘之東明（猶宋之先出於契故有契之神話）其事與高句麗異不可相提並論也至夫餘亡人究爲何種故族究自何處亡來則當日夫餘耆老已不自知以承祚之博聞亦存而不論舊傳雖有自索離逃亡而來之說爲魚豢范曄所信亦不過一種傳說吾人今日所能言者亦僅陳壽魚豢范曄三家之異同過此以往惟有闕疑慎言至秦開之破東胡則爲燕國擴張疆域至東北朝鮮之關鍵東胡

爲冒頓滅亡之後。史僅載其餘類爲烏桓。爲鮮卑。王沉魏書魏志東夷傳注引。魏志及後書並同。諸史所載。夫餘爲農業民族。亦與東胡及其後之烏桓鮮卑之爲游牧民族者異。故謂東胡東遷。夫餘句驪云云。不特史無佐證。且絕無蹤跡。可尋。要皆無徵不信之談。如傳君之說。則魏書魏志及後書等東夷傳。必當曰。「夫餘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東亡。夫餘。因爲號焉。」高句驪者。亦東胡之餘也。別亡高句驪。因爲號焉。誠起夫餘耆老於地下。必將驚嘆。感激。而王沉陳壽范曄有知。亦當遠愧不如也。

自隋以前。中國之統治東北。以漢世爲盛。然遼西遼東之置郡。猶在漢前。樂浪玄菟之置郡。亦始武帝時。而東北在兩漢統治下之實在狀况。西漢時鮮卑有可考。元帝時薛宣曾爲樂浪都尉。丞史稱官所在而治。爲世吏師。漢書本傳而宣在樂浪之治蹟不著。惟後書載王莽時遼萌客於遼東。足徵其地在漢末較中朝爲安定耳。

後漢書遼東傳「遼萌。北海郡昌邑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卽解冠掛東郡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及光武即位。乃之郡邪勞山。」

東漢之可考見者。亦以戰爭爲多。光武明帝之世。祭彤爲遼東太守。幾三十年。威信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後卒京師。遼東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

後書然史亦第其清約而他治績不可見。宋京以大夏侯尙書教授。至遼東大守史且不詳其行事。後書無宋京傳、僅於宋意傳首附著一語、意爲京子、少傳父業、明帝時舉孝廉、則京爲遼東太守、蓋在光武或明帝世。崔駰博學有偉才。和帝初竇憲察
 廟高第出爲長岑。樂浪郡。長駰自以遠去不得已。亦不之官。而歸。後書他如種嵩牧民之良幹。後書
 雄傳論桓帝初遼東烏桓反叛。嵩轉遼東太守。而史僅稱曰「烏桓望風率服。拜迎於界上。」
 本傳公沙穆列名方術。桓帝時遷遼東屬國都尉。史亦僅曰「善得吏人歡心。」後書惟安帝
 「永初二年冬十月庚寅。稟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後書帝紀足徵當時東北邊郡饑荒與內地
 同受賑恤。又時北匈奴奴入遼東。拜陳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使吏卒往曉慰
 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後書可知
 當時遼東亦有學校。按郡國之學校官始前漢武帝時。證明班固「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之說爲不
 誣耳。後書本傳自日本滅朝鮮。入道古蹟。肆志搜訪。漢世遺物。時有發見。如大同江南平壤府西南
 土城出土之「樂浪太守章」朝鮮右尉「詣那長印」等封泥。見朝鮮總督特別報告第四册「樂浪郡時代之遺跡」第四葉及第二五葉。本書余遜君所爲表已據原田淑人樂浪發掘報告略言之。樂浪郡時代之遺跡上册未附「樂浪郡治遺跡圖」。「樂浪時代遺跡圖」除後圖有一二處在今大同江北外、餘悉及玉陶金漆等器。不僅證明漢代樂浪郡縣之所在。且窺見當時之文物。而其
 與歷史最有關係者則有二事。一曰漢孝文廟銅鍾。民國九年十月中旬平壤大同江對岸船

橋里車站附近掘出銘文如左

孝文廟銅鍾容十升

重卅七斤

永光三年六月造

永光三年爲元帝卽位之八年。西元前四一年史記孝文紀稱「景帝元年詔郡國諸侯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樂浪郡雖置自武帝亦爲孝文立廟此銅鍾卽郡立孝文廟之物也漢書元帝紀稱「永光四年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此鍾之建適在元帝罷郡國宗廟之前一年銘文之可據知是銅鍾揚文余未見所見日本影片凡三、一在「朝鮮歷史講座」第四號、民國十三年十二月凡版。一在「樂浪郡時代之遺跡」第一七六葉及一七七葉、十四年三月出版。一在東洋歷史參攷圖譜第四輯第二葉、十四年十月出版。所見日人考釋二曰粘蟬縣神祠碑凡二、一在歷史講座中、稻葉岩吉氏著。一在國語解說中、石田幹之助等編纂。海東金石苑補遺作「漢平山君祠碑」、此從日人通稱。民國二年朝鮮平安南道龍岡郡海雲面龍井里所發現碑缺上部茲據劉翰怡海東金石苑補遺一錄碑文及考釋如左

□□□年四月戊午粘蟬長□

□建承屬國會陵爲□□□

□神祠刻石辭曰

口平山君德配代嵩承出天口

口佑粘蟬興甘風雨惠閭土田

口口壽考五穀豐成盜賊不起

口口蟄滅出入吉利感受神光

此碑八年前一年王戊寅實九年前日本文學士今西龍氏發見或云今西氏前一月內藤湖南博士虎爲之考釋得五十四字

並考第一行年字上所泐當是光元和元三字今詳審拓本未敢遽定上虞羅叔言參事復補釋八字共得六十二字

入唐風樓碑錄文中之粘蟬前漢書志作黏蟬續漢志作占蟬此作粘乃粘之省也此刻年號雖泐然以書體考之

出於漢代無疑海東石刻莫古於是矣

碑文之粘蟬爲兩漢樂浪郡之屬縣了無疑義惟建立年歲日人自內藤虎次郎以下不一其說因第一行所泐之第二字大致爲「和」字或「初」字第三字大致爲「元」字或「二」字故有後漢章帝元和二年安帝永初二年靈帝光和元年三說（按元和二年光初元年四月朔皆庚戌永初二年四月丙申朔均可通日人關野貞等又有主光初二年及魏明帝景初二年說者按光初二年四月甲戌朔景初二年四月辛酉朔均與碑文四月戊午不合茲不取）而以元和二年說爲最可信後書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初四）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

者尙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續漢書祭祀志則曰「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章帝於二月或正月下詔增修羣祀漢都洛陽去粘蟬五千里戊午爲四月初九日蓋詔文逾月始到故粘蟬縣奉詔增修平山君祠刻石爲辭乃在四月九日也碑文稱「平山君德配代嵩」自在帝詔「宜享祀者」之列而「口佑粘蟬與甘風雨惠閭土田」及「五穀豐成」云云亦與帝詔「以祈豐年」者合也此碑拓文所見日本影片凡三、一在「朝鮮歷史講座」第一號、十二年九月出版。一在「樂浪郡時代之遺跡」第一八六葉一八七葉。一在東洋歷史參攷圖譜第四輯第二葉。後者採自朝鮮古蹟圖譜第一卷、原書尙未見。所見日人考釋亦二、一爲葛城未治朝鮮金石文、在「朝鮮歷史講座」中、一爲參攷圖譜解說。由此碑及鍾然後知兩漢統治東北郡縣雖遠在朝鮮中部之樂浪粘蟬其奉行詔令竟與河南郡縣無異言漢代東北史者所宜奉爲環寶者也乃傳君僅知有十八年出版之魏子窩稍前數年之出版品了無所知然海東金石苑補遺出版已十載商務印書館十八年出版某君之朝鮮鍾碑亦皆著錄今傳君獨不之及亦可謂疏漏矣抑傳君不僅不知兩漢書外與東北有關之金石已也兩漢書與魏志內有關東北史之記載傳君亦未能盡讀也傳君之言曰

「漢武定朝鮮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真番臨屯二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罷以并樂浪玄菟故其縣名不盡見漢志至於玄菟樂浪二郡漢志俱在然武帝初置時真番臨屯皆在樂浪玄菟之外真番自身有十五縣臨屯自身亦有十五

縣并後樂浪有二十五縣。玄菟有三縣。非昭帝以來疆土有所失。蓋因初爲統治部人，多置郡縣，守尉之費不貲。故昭帝後歷漸歸併。其統治不便者，又付之土侯，故不列郡國之籍焉。東漢光武帝時尤好以土侯代漢官，歲時朝賀依然，邊境兵革鮮用。此經濟的政策也。」第二章

「自漢武統一區夏之後，玄菟樂浪永爲漢郡，其南北各異族部落皆臣服。至於漢末三百年中，雖王莽時稍經紊亂，究未失此版圖。光武中興，祭彤守北邊，內外率服，遼東重見昭宣之盛。此數百年中，史書不紀遼事，以太平故無事可記也。此時漢化在此舊疆新郡上植其最深之根業。」第五章

右第一段指臨屯真番玄菟樂浪四郡言。第二段統指遼西遼東玄菟樂浪四郡言。其大旨則謂自漢武後數百年，東北太平無事，故史書不紀遼事。而臨屯真番及他屬縣之罷廢，爲經濟的政策。非昭帝以來疆土有所失也。然吾人稽之史策與傳君所言，蓋全異。

昭帝之罷臨屯真番事在始元五年。前八漢書昭帝紀又載「元鳳六年前七春正月，募郡國徒

築遼東玄菟城。」此截然爲二事。而史俱不言其故。後書東夷傳則謂「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又謂「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使屬玄菟。」

「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魏志東夷傳亦言

「漢武伐朝鮮，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蓋「孝昭承孝武奢侈餘餼，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值東北夷

貂蠶動。孝武所闢之新疆。受其侵迫。勢不能完全維持。遂罷臨屯真番二郡。以其餘剩之縣併入樂浪玄菟。觀茂陵書言臨屯郡真番郡各十五縣。今漢志樂浪郡雖有二十五縣。玄菟郡則僅三縣。疆土之失亦已多矣。不僅此也。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高句麗則爲玄菟郡之屬縣。始元五年臨屯真番二郡雖罷。玄菟郡猶未受影響也。乃二郡既亡。夷貊侵迫不已。玄菟郡故治亦不能維持。遂由朝鮮東部之沃沮退至今遼寧興京地方之屬縣多句驪西北。至後漢又退入遼東。故魏志又以句驪爲玄菟故府。此卽後漢所謂後漢夷貊所侵。玄菟復徙居句驪。前書昭帝紀「元鳳六年募郡國徒築玄菟城」疑亦正指此事。時距始元五年臨屯真番之罷方七十年。上距武帝元封三年。前一之置四郡亦纔三十二年。而東北形勢之變化如此。是豈尙得謂「史書不紀遼事以太平故無事可記」一非昭帝以來疆土有所失乎。昭帝紀又載「元鳳三年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二千騎擊之。四年四月詔曰度遼將軍明友今破烏桓斬虜獲生有功其封明友爲平陵侯。五年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六年遂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是昭帝霍光對東北事亦非專抱不抵抗主義或惜守尉之費。二郡之罷與玄菟郡之徙治實以夷貊勢強漢吏無法維持使然。觀樂浪郡治在大同江之南深入朝鮮中部不聞有所罷徙。

而臨屯玄菟在朝鮮之東北。部乃一再罷徙。是知後書魏志夷貊侵迫之文確爲當時事實。而郡縣之罷廢亦未可概目爲經濟的政策也。

漢世東北之禍亂略可析爲三期。昭帝時爲第一期。王莽末光武初爲第二期。東漢中葉後爲第三期。而二三期較第一期爲尤烈。蓋第一期多爲東北夷貊之侵迫。二三期則兼多烏桓鮮卑之寇鈔。其事亦往往與北邊諸郡有關。單言東北四郡未易驟明也。後書東夷傳稱「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嚴尤誘句驪侯騶入塞斬之。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烏桓傳稱「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鮮卑傳稱「光武初匈奴強盛。李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據祭彤傳「光武初匈奴鮮卑及赤山朝廷益增緣邊兵。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云云。知鮮卑傳之北邊亦有遼西遼東在內。此皆第一期之禍亂也。光武帝紀建武六年。王綱據郡不服。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郡吏殺綱。其性質之嚴重則可於魏志晉書中得其消息。降。九月。赦樂浪。諱反。大逆殊死以下。」則爲內亂。

魏志田疇傳「疇曰。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廬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

百載

晉書地理志卷十四平州「漢光武以遼東等屬青州後還幽州」

西漢遼西郡十四縣。自今喜峯口以南至遼西方面之全部。與當大凌河上流之朝陽附近土地。俱屬之。右北平郡十六縣。則舉今大凌河上流之土地與平泉建昌一帶。並北平東方以達於海岸之部分。俱包舉在內。而中國與遼東之交通。亦以自喜峯口經平泉建昌過朝陽經義縣錦州由海城而達遼陽爲通途。自建武之初。烏丸鮮卑疆盛。右北平郡治平岡今熱河平泉附近至遼西郡之柳城今熱河朝陽西南悉爲所陷。中國與遼東之通途遂陷。壞斷絕。其沿今北寧綫附近一帶之陸路交通。亦以烏桓鮮卑等之猖獗。反不如由山東浮海至遼東之安全。於是本屬幽州之遼東等郡。遂不得改屬青州。以爲海上聯絡之計焉。其後猶能還屬幽州。保持北平與遼東之陸上交通者。除遼東太守祭彤威震北方。聲行海表之關係外。最要者爲懷柔烏桓與創建遼東屬國。烏桓傳稱「建武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蓋烏桓與匈奴鮮卑處敵對形勢。亦欲仗漢威靈。光武加以羈縻。遂爲漢用。至土地之已淪沒者。不特不

能收復。且另以遼西郡與遼東郡未盡淪沒之屬縣之一部爲遼東屬國。介居二郡之間。（續漢志載遼東屬國六縣。今遼河以西之地域大抵俱入屬國範圍。遼西郡則幾脫離今寧遼省之區域。僅保有今喜峯口以南長城內之地）以保護國之性質。維持中國與遼東之陸上交通。魏書稱建武二十五年。烏桓侯王布列遼東屬國及遼西。右北平等郡界。招來種人。魏志注引遼東屬國之名始見於此年。知東漢之遼東屬國以內附之烏桓種人爲主。其性質與魏一正始五年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魏志卷四者同。（略近今之保護國。續漢志亦不載其戶口。）至樂浪玄菟二郡之變遷。西漢時玄菟徙居句驪。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之東曉而不蠶。合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等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建武六年。此七縣地亦悉棄之。東夷傳雖稱「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然觀建武六年并合縣邑之詔及應劭之言。

後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爲人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

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可并合者。

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

應劭漢官儀續漢書郡國志注引世祖中興。海內人民可得而數。裁十二三。邊陲蕭條。靡有子遺。郭塞破。

壞亭除絕滅一

則七縣之棄亦邊陲蕭條靡有子遺使然若玄菟郡則反增加遼東郡之三縣蓋以貊人寇邊玄菟郡當邊防之重任因本郡徙治後過於褊小遂將遼東郡內渾河下流之屬縣改屬玄菟以厚其勢力也兩漢書志詳載東北四郡屬縣及戶口多寡之數茲表之如次

		前漢		後漢		附注	
		縣數	戶數	縣數	戶數	前漢縣廢者五、入遼東郡國者二、併合者一	
遼西	縣數	一四	七二六五四	五	一四一五〇	前漢縣廢者三、入遼東郡國者二、入玄菟郡者三、志一縣當去侯城	
遼西	戶數	一八	三五三二五	一一	八一七一四		
遼東	縣數	一八	五五九七二	一一	六四一五八		
遼東	戶數	二七二五二九	八二七一四	六	一五九四	前漢縣廢者七	
玄菟	縣數	三	四五〇〇六	六	四三一六三	前漢縣廢者三	
玄菟	戶數	二二一八四五	一八	二五七〇五〇			
樂浪	縣數	二五	六二八一二	一八	六一四九二		
樂浪	戶數	四〇六七四八	二五七〇五〇				

續漢志所載之戶口係順帝時之數目較之光武末年猶多一倍以上志載孝順時民戶九百六十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六十

千九百一十五萬二千二十。注引伏無忌所記光武崩年戶口、戶四百二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光武初年、數當更少。而與前漢平帝元始時口數相較、遼西郡不足四分之一。遼東郡不足三分之一。玄菟郡則不足五分之一。卽變亂較少之樂浪郡亦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右北平郡前漢十六縣、後漢廢十二縣、僅存四縣。前漢戶七萬二千六百五十四、口三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五、後漢戶九千一百七十、口五萬三千四百七十五。則不足六分之一。）王莽末光武初年東北之變亂爲何如乎。明章之世邊塞無事和帝而後諸夷猖獗寇鈔頻年。後書紀傳備載之。

後書和帝紀「永元九年八月鮮卑寇肥如縣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鮮卑傳「永元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

又元興元年正月高句麗寇郡界九月遼東太守耿種擊貊人破之耿種傳「遼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寇郡界種追擊斬其渠帥」東夷傳「句麗王宮數犯邊境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太守耿種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紀「永初五年三月夫餘夷犯塞殺傷吏人」東夷傳「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

又「元初二年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遼東鮮卑傳「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復攻夫罕營殺長吏」

又「四年四月鮮卑寇遼西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鮮卑傳「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

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攻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

又「五年六月，高句麗與穢貊寇玄菟。建光元年正月，幽州刺史馮煥率二郡太守討高句麗穢貊，不克。四月，穢貊復與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蔡邕追擊，戰歿。十一月，鮮卑寇玄菟。十二月，高句麗馬韓穢貊圍玄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東夷傳「元初五年，句麗王宮復與貊穢寇玄菟，攻華麗城。麗城，郡治。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邕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穢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遼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三千餘人攻遼東，遼東郡。遂殺掠吏人，蔡邕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嗣以身扞讐，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率馬韓穢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

又「延光三年六月，鮮卑寇玄菟。」

按：安帝時尚有北匈奴入遼東事，已見上文引陳壽傳。

順帝紀「永建二年二月，鮮卑寇遼東玄菟，護烏桓校尉耿种率南單于擊鮮卑破之。陽嘉元年九月，鮮卑寇遼東。」耿种傳「順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种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類輒克獲，咸振北方。」鮮卑傳「永建二年春，遼東鮮卑六千餘騎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种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口生牛羊財物。鮮卑乃率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陽嘉元年，鮮卑寇遼東屬國，种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

又「嘉陽元年十二月、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部。」東夷傳同。

馮緄傳「順帝末、鮮卑寇遼、以緄爲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解散。」

桓帝紀「延熹二年六月、鮮卑寇遼東、六年五月、鮮卑寇遼東、屬國九年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烏桓

傳「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按桓帝初烏桓反、事見上文引種蠡傳。

鮮卑傳「延熹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遼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東人、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

又「永康元年正月、夫餘王寇玄菟、太守公孫域與戰、破之。」東夷傳「永康元年、夫餘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遼東玄

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段熲傳「（桓帝時）遼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卽率所領馳赴之、於道僭退、潛於路還、設伏、虜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度尚傳「延熹八年、尚爲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攻尚、與戰、破之。」

東夷傳「質桓之間、（句麗王伯固）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

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玄菟云。」魏志東夷傳「高句麗王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鄕、又

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服、遼東

熹平中、伯固乞屬玄菟。」

鮮卑檀石槐於桓帝末盡據匈奴故地、自分其地爲東中西三部、其東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

接夫餘滅貊二十餘邑。靈帝立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鮮卑傳 烏桓蹋頓亦公據遼西之十陵，跨中國。烏桓傳 魏志東夷傳又稱「桓靈之末，韓馥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東北至是復入東漢，初平之厄，運武帝以後東北三期之禍亂，史文之可攷者如是。然傳君則方謂自漢武後數百年中（至靈帝前）史書不紀遼事，以太平故無事可記焉。綜觀傳君之書，大抵僅據正史中與東北有關之東夷傳（其地理志部分則付諸余遜君）故他紀傳中有關東北史事之重重材料大都缺如，而又好生曲解，好發議論，遂至無往而不表現其缺謬。吾上所評者雖篇幅略與傳君自著者相當，而全書之缺謬猶未盡其什一也。夫東漢中葉後東北之邊患，鮮卑猶愈於烏桓，即上所論述已可概見。傳君則謂「東漢之世，烏桓散居塞內，鮮卑游牧大漠」，九頁一二故書中於烏桓猶別立一節直錄史文至千餘言，於漢時鮮卑則僅於論「慕容廆創業遼西」節中略述三行，雖以檀石槐時代之自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滅貊二十餘邑皆其所統治亦不見錄焉。又如公孫氏一家三世據遼東五十年，自靈帝中平六年（一八八）至魏明帝景初二年（二三八）威行海外，時中國大亂，中原人士自避地南徙外多避難遼東，魏志有傳者如國淵、管寧、邴原、王烈等皆一時之俊彥，或諱詩書，或明禮讓，或隱市朝，遼東人文遂極一時之盛。

魏志國淵傳：「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注引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呼之曰子尼，蓋其人也。蓋為國器。後與邴原、管寧等避難遼東。」

注引魏書曰：「淵篤學，好在遼東，常譏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又邵原傳：「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慈因通情至遼東，見吳志本傳。當歸，原因以政付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曹操）辟爲司空。」

注引原別傳曰：「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

又管寧傳：「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俱游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節，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宜。王烈著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南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文帝至，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至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

注引傳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齋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遠謫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

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非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鬪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旁，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鬪鬩。鄉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謔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王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同，以潁川陳大丘爲師，二子爲友。英名

著於海內。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糴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競世弊，識真者少。國黨之人，互相譏謗，自遜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詔，遼東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薨，疾年七十八而至。」

此亦言東北史者所宜大筆特書者也。然傳君於「公孫氏據遼東」一節直錄魏志度傳至七八百言，而淵寧、原烈等之不見度傳者，則雖一字亦不著錄焉。又如自漢武夷朝鮮爲郡縣，漢之聲教由朝鮮越海而及於日本，日本諸部遂以歲時來獻見。然其初大抵僅至東北邊郡，不至京邑。故班志不能詳其國俗。東漢及魏世始由邊郡而至京師，魏志東夷傳稱「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爲帶方郡」。是後倭韓遂屬帶方。觀明帝景初二年倭女王卑彌呼日本書紀及善郡國寶記異稱日本傳本朝通鑑等皆以卑彌呼爲後世追證之神功后遣使朝獻，以男女生口及班布爲貢獻之禮物。先詣帶方郡，由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魏賜詔書印綬，亦付郡而不付倭使。齊王芳正始元年始由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備等將詣倭國。其後倭國內訌，遣使詣郡說相攻擊狀。太守王順復遣塞曹掾史張政等爲檄告喻之。詳見東夷傳倭屬帶方，蓋信而有徵。宋齊以降，倭王讚、珍、濟、興、武（卽日人後世追諡之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諸主）等屢遣使航海朝獻，拜受南朝爵命。宜若與東北無關。然時日本已伸張勢力於韓土，欲以中國爵命統制諸國，故其上表常自稱

「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而中國之錫命或爲「安東將軍倭國王」或爲「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倭國王」或爲「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從不將百濟列入是田南朝視之日本之地位猶與百濟等也至高麗稱雄東北倭王上表不惟不敢列入宋書載倭王武（雄略）表文且有一句驕無道圖欲見吞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強敵一之言其懼高麗之強欲乞中國威靈以抗之之心昭然可覩其在北朝方面則「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夷百虜實得征之」魏宣武語北魏時置諸國使邸南齊第一高句驪次之北齊文宣時封爲「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地位實遠在日本之上即百濟王之封「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百濟王」北齊後主時新羅王之封「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隋文帝時亦與南朝之封日本略同（詳見南北史東夷傳）故漢隋間東北與日本之關係由吾國正史可考見者其初日本不過中國東北邊郡之屬國後雖強大其地位猶不如朝鮮半島之高麗至若漢族避地遼東經途三韓東渡齊入醫藥蠶桑染織繪畫世仕太和朝廷掌司會計譯寄以及吾國儒學文學佛教在此時代先後由半島諸國輸入日史記述尤詳（別詳拙著日本論叢）然傳君則謂「東北在歷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係

「二凡吾上所云云傳君書中蓋不見隻字焉餘如以東北括遼吉黑三省之區域而不論晉書東夷傳之裨雖等十國錄北史之百濟傳新羅傳而獨遺其最重要之高麗傳等其缺略尤不待論也」

傳君書之謬語疏漏如是乃事更有出人意意外者書中所引史文頗多不明文理不通句讀之處如引史記朝鮮列傳曰二七

「元封二年漢使涉河漢書注臨瀛水漢書注使御剌殺送何者漢書注朝鮮裨王長

即渡馳入塞漢書注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軍未有利漢書注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

渠漢書注按傳君引史記朝鮮列傳附注漢書異文於每句讀之下乃將史記誤漢書及漢書誤史記者有五六處之多上

所引「遼諭右渠」其一例也（史記作「誘諭右渠」漢書誘作「諭」又句讀誤者凡十數處上文「使御剌殺送

何者朝鮮裨王長漢書注即渡馳入塞」誤以者爲句而以「朝鮮裨王長」屬下讀「未能破自前漢書注天子爲

兩將軍未有利」誤以自前屬下句讀傳君於每句讀處皆附注異文於下今「著」下注異文「自前」下不注異文決

非手民之誤故舉以爲例

其行文亦多難索解如曰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濱田耕作教授於一九二八年發掘旅順之龜子高其工作之細密印刷之精工頗堪嘆服」

按魏子高地方之發掘，在一九二七年。魏子高一書之撰成，在一九二八年。其書之出版，在一九二九年。文中缺一魏子高年歲亦誤。類此者都十數處。

其自抒所見言有理致者全書中惟論真番郡節言漢書與應劭說異同數語。

「漢書與應劭互乖不能並從。應劭有史學地學之權威，惟固不敵班氏。且吾等所見之漢書是全書所見之應劭說，乃他書引用。今試看一切集佚工作之結果，一書尚存而有佚文者，其佚文每與存書有異。佚文之不可據也如是，今權衡兩端，自以從漢書爲正。」三七

昔嘉定錢氏序陽湖趙氏廿二史劄記有云：「先生謂裨乘勝說，閒與正史歧互者，本史官棄而不采。今或據以駁正史，恐爲有識所譏。此論古特識。顏師古以後未有能見及此者矣。」居嘗服膺此語。今言史者競奉裨乘勝說，傳君忽有此論，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雖然，正史固最可寶貴，讀正史亦良不易。紀傳之體號稱與編年本末殊致，而讀正史者必當用編年本末之法，委心順書，尋其曲折，以本紀爲綱，將全書之事悉按年附麗。然後每代之事無不明，以某傳爲主而博考全書，與此傳有關之事，然後每事之脈絡無不貫。又必力守夫子「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之訓，而後尙論。乃或有當也，非然者，甫讀某卷或某卷之某傳，文義不明，句讀不通，便肆解釋，下斷語，其欲免於紕繆缺漏難矣。

傳君此書之作。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篇首所述編此書之動機。吾人實具無限之同情。然日人之研究東北史。則遠在二十餘年之前。時當日俄戰役結局。光緒三十一年白鳥庫吉氏已提倡對於東北朝鮮作學術上根本的研究。以爲侵略東北及統治朝鮮之助。嗣得南滿洲鐵道公司總裁後藤新平氏之贊助。光緒三十四年一月。於公司中設立「歷史調查室」。專以研究東北朝鮮史爲務。聘白鳥氏主其事。箭內互、稻葉岩吉、津田左右吉及松井等氏輔之。從研究歷史地理入手。越四載。餘。至民國二年九月。有「滿洲歷史地理」二厚冊及附圖。「朝鮮歷史地理」二厚冊及附圖。以南滿洲鐵道公司名義出版。前者爲白鳥、箭內、稻葉及松井等氏合著。後者則津田氏一人獨著。而皆由白鳥氏監修者也。「歷史調查室」旋亦結束。由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繼續研究。箭內、松井、津田及池內宏諸氏主其事。其研究論文之刊行者。名曰「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出版第一冊。五年一月出版第二冊。嗣後或年出一冊。或間數年出一冊。今已出至十三冊（第十三冊於去年六月出版）內容之關於東北者。以隋唐後各東北民族之專論爲多。又稻葉君山氏於民國三年出版清朝全史。後續著「滿洲發達史」亦於四年出版。內容於明以後之東北敘述較詳。（武進楊成能君曾譯登東北叢刊）皆日人東北史之名著也。傳君此書之驗裁。略與「滿洲歷史地理」同。然白

鳥等之書出版。在二十年前。雖亦間有缺誤。而其可供吾人指斥者實遠不如「東北史綱」之多。此則吾人所認爲史學界之不幸者也。吾民族今已與日人立於永久鬥爭之地位。欲鬥爭之成功。必求全民族活動之任何方面。皆能與日人之相當方面相抗衡。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竊願後之治東北者。慎重立言。民族前途學術榮譽兩利賴之矣。

C
27P274
X(5)

